

徐俯考論

韋 海 英

徐俯（一〇七五——一一四一），字師川，洪州（江西南昌）分寧人。他的母親是黃庭堅的堂妹。作為黃山谷的外甥，他受到山谷多方面的指教。徐俯是江西詩派的重要成員，但是就筆者所見，目前尚沒有關於徐俯的專門研究論文。本文分兩個部分（上篇、下篇）對徐俯的生平及其詩論加以考證、論述。

上篇 徐俯的家世與生平

一、關於徐俯之父——徐禧

徐俯的父親名徐禧（一〇四三——一〇八二），字德占，《宋史》卷三百三十四有傳。據《宋史》本傳載：

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寧人。少有志度，博覽周遊，以求知古今事變、風俗利疚，不事科舉。熙寧初，王安石行新法，禧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獻。時呂惠卿領修撰經義局，遂以布衣充檢討。神宗見其所上策，曰：“禧言朝廷用經術變士，十已八九，然竊襲人之語，不求心通者相半，此言是也。宜試於有用之地。”即授鎮安軍節度推官、中書戶房習學公事。歲餘召對，顧問久之，曰：“朕多聞人，未見有如卿者。”擢太子中允、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行。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徐禧與王安石變法派——即新黨的關係。在王安石主政時期，徐禧獻《治策》而受到王安石的賞識，而他與呂惠卿關係尤為密切。到呂

惠卿與王安石交惡，鄧綰向朝廷揭發呂惠卿居父喪期間曾借華亭富人五百萬買田之事，神宗皇帝詔令徐禧參與調查、辦理此案，而徐禧陰助惠卿。至呂惠卿重新得勢之際，他著力提拔徐禧，徐禧因此得以連續升遷。到元豐二年三月丙戌，徐禧被擢為右正言、直龍圖閣、權發遣渭州（參見《續資治通鑑》卷七四元豐二年三月丙戌）。

徐禧喜歡談論軍事，故參與計議措置邊防事。元豐二年，徐禧丁父憂。元豐五年，服除。是年四月，徐禧以直龍圖閣知制誥，兼御史中丞（見《續資治通鑑》卷七七元豐五年四月乙丑）。

種諤討西夏，得銀、夏、宥三州而不能守。徐禧力主於永樂建城，種諤反對而被調官。結果西夏以大兵爭奪永樂，徐禧於此次戰事中戰死，時在元豐五年九月（見《續資治通鑑》卷七七元豐五年九月乙未）。黃山谷《書徐德占題壁後》（《黃庭堅全集》第二冊《正集》卷二六）云：“德占四十，大命實傾。”元豐五年十月乙丑，詔贈永樂死事臣徐禧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賜諡忠愍，官其家二十人（見《續資治通鑑》卷七七元豐五年十月乙丑，《宋史》本傳）。

對於徐禧，當時人多有負面的評價。例如，蘇軾《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序中言及徐禧云：“余初不識德占，但聞其初為惠卿所薦，以處士用。元豐五年二月，偶以事至蘄水，德占聞予在傳舍，惠然見訪。與之語，有過人者。是歲十月，聞其遇禍，作詩吊之云：……。”然其撰呂惠卿謫詞，就有“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洛（按即永樂）之禍”之語（《蘇軾文集》卷三十九），此所謂“狂生”即指徐禧。蘇轍元祐元年五月上書彈劾呂惠卿，謂“惠卿自以賊罪被黜，于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惟其黨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為患。……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保荐擢任，始終协议，遂付邊政；敗声始聞，震动宸极，馴致不豫，初實由此。”（《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十八乙亥）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三《辨誤》有如下記載：

司馬公《紀聞》載：“進士葉適試補監生第一，王介甫愛其所對策。布衣徐禧得洪州進士黃雍所著書，竊其語，上書褒美新法，介甫亦賞其言。皆奏除官，令於中書習學檢正。及介甫出知江陵，吉甫薦二人，皆安石素所器重。上召見，適奏對不稱旨。徐禧無學術而口辯，揚眉奮髯，足以動人主意。或問以故事，禧對曰：‘此非臣所學，臣所學云云’，其說皆雍語也。而蔡承禧收得雍草，封上之。承禧又言：‘禧母及妻，皆非良家。’又言：‘禧前居父喪而博，爲吏所捕，因亡命詣闕上書。’”《紀聞》以此事得於王熙。溫公著《紀聞》，多得於人言。則有毀者，或失其真之說，是非特未定也。或者又以《紀聞》非公所爲，然後人不能致疑於其間。最後，予讀東坡悼徐德占詩，其序云：“余初不識德占，但聞其初爲惠卿所薦，以處士用。元豐五年二月，偶以事至蘄水，德占聞予在傳舍，惠然見訪。與之語，有過人者。是歲十月，聞其遇禍，作詩吊之云：……。乃知《紀聞》所傳不足信。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託名司馬光撰的《紀聞》記載：徐禧熙寧上書乃是剽竊洪州進士黃雍所著書。儘管吳曾辨正此事非真，但這種傳聞的流傳至少表明：當時對於徐禧乃是有極爲不同的評價的。

二、徐俯生平考

（一）徐俯的少年時代

現存的關於徐俯生平的資料，最重要的是《宋史》卷三七二徐俯本傳。然《宋史》本傳關於徐俯的早年沒有記載，僅言其以父死國事，授通直郎，累官至司門郎。其後即言靖康年間事。

不過，筆者查閱了黃山谷集及其當時人的筆記著作，梳理出徐俯青少年時代事跡的大概，以補《宋史》徐俯本傳之缺。

元祐元年（一〇八六），徐俯十二歲，轉奉議郎。李廌《師友談記》記載：

李錡希聲言：……徐禧之妻，黃魯直之堂妹也，故禧死，魯直祭之文有“文足以經邦，武足以定難”之句。禧之沒，朝廷厚其贈與，至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諡忠愍，官其子弟八人。禧止有一子，甚幼，曰俯，遂獨受其遺澤，至通直郎。今上即位。今年纔十有六歲矣。

此文中言徐俯“今年纔十有六歲矣”，徐俯十六歲，乃在元祐五年（一〇九〇），故可推知李廌此節文字當作於元祐五年。文中曰“今上即位，覃恩轉奉議郎”云云，“今上”乃是哲宗，由此可推知：徐俯轉奉議郎當在哲宗即位的元祐元年。

元祐元年這一年，黃山谷抄錄答邢居實詩、和晁補之、張耒八首詩送給徐俯。關於此事，可見山谷《跋所寫答小邢止字韻詩并和晁張八詩與徐師川》文中的如下文字：

邢居實字惇夫，才器甚過人，未嘗友不如己者。治經行己未嘗一日不用其心，使之成就，可畏也。因隨州寄詩來，詩律極進，故和答之如此。後八詩頗得意者，故漫錄往，或詣潘、洪諸友讀之。往時曾寫二十許篇與魏道輔和答詩贈德延，不審常見之否？或不曾見，續當錄云。（《黃庭堅全集》第二冊《正集》卷二十五）

邢居實乃邢恕之子，邢恕於元祐元年（一〇八六）正月被謫隨州（見《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九元祐元年正月），邢居實隨父行。元祐二年（一〇八七）二月，

邢居實卒於其父貶所隨州（《嵩山文集》卷十九《邢惇夫墓表》）。邢居實自隨州寄詩給黃山谷，山谷有題爲《次韻答邢惇夫》的答詩，載《山谷內集詩注》卷四，首二句云：“爲山不能山，過在一簣止”，此即上述引文題目中所謂“答小邢止字韻”者。任淵將黃山谷此詩係於元祐元年秋。考慮到邢居實病中不能作詩，其寄詩當在元祐元年，故上引山谷跋當作於元祐元年。邢居實是當時著名的青年詩人，受到山谷的青睞。山谷《次韻答邢惇夫》詩中有論學語云：“岷江初濫觴，入楚乃無底。將升聖人堂，道固有廉陛。”¹前二句謂長江之源頭岷江水流甚小，沿途匯聚衆流，到楚地乃成滔滔之長江。任淵注後二句謂：“學者不當躐等而升，進道必以漸也。邢惇夫好大略小，幼日便爲塗遠之計，山谷書其文卷，論之詳矣。”山谷有《書邢居實文卷》一文，其中云：

余觀《學記》論君子之學，有本末等第。人雖不能自期壽百歲，然必不躐等，如水行川，盈科而後進耳。小學之事，雖苦（四庫本作“若”）靡費日月，要須躬行，必曉所以致大學之精微耳。吾惇夫才性高妙，超出後生千百輩，然好大略小，初日便爲塗遠之計，則似可恨。後生可畏，當欣慕其才而鑒其失也。（《黃庭堅全集》第二冊《正集》卷二十五）

參照山谷此段文字，可知山谷答邢居實詩的意圖乃是矯正其爲學之偏，而山谷將此詩書贈徐俯，也是意在教導徐俯爲學要循序漸進，由小而大。

山谷所錄和晁張八詩，題爲《奉和文潛贈無咎篇末多見及以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爲韻》八首，見《山谷內集詩注》卷四，任淵亦係之於元祐元年。此組詩論及道德學問，其一云：

1《漢書·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

本心如日月，利欲食之既。

後生玩華藻，照影終沒世。

前二句言人之道德本心原本如日月之明，利欲蒙蔽之，如日月之蝕，這是談論人之道德修養問題。後二句言後生不求道德學問之實，而喜詞藻之華，顧影自憐，然終必沒世無聞。

組詩的第二首云：“談經用燕說，束棄諸儒傳。濫觴雖有罪，末派瀾九縣。”第七首云：“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巧。諸生用其短，頗復鑿戶牖。”這兩首是論王安石的經學。黃山谷指出王安石經學有穿鑿之弊病，但也肯定其有妙處。王氏雖有濫觴之罪，但後生從而揚其波濤，也有錯誤。元祐初年，從政治到學術都有一股反王安石的潮流，山谷對王學則有比較辯證的評價。組詩還對張耒、晁補之、陳師道的道德文章大加讚揚。山谷將這一組詩抄示徐俯，顯然是欲指示徐俯以道德學問之道，並為其指出榜樣。這對少年徐俯應有很大的影響。

又，山谷有《跋所寫近詩與徐師川》文，曰：

徐師川奉議少成早立。余聞師川同學諸生言，師川胸中磊磊，殊不類童子。每念德佔心醉六經，知其要處，龜玉毀於櫝中，未嘗不殞涕也。今師川尚能似其先人，以澡雪天下橫議德占者。因師川來乞書，故及此。冀師川當加意於大者遠者，儒者所以為緣飾，不必盡心焉。（《黃庭堅全集》第三冊《別集》卷七）

文中稱徐俯為“徐師川奉議”，則此文當作於元祐初年之後；而又言“殊不類童子”，則此時徐俯尚是童子，亦當在十二、三歲之時。故文中所謂“所寫近詩”者，筆者推測或許即是上文所言答邢居實止字韻詩以及和晁、張八詩。按：元祐元年五月，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蘇軾撰責詞，有“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洛之禍”之語指責徐禧（詳見前文），黃庭堅所謂“天下橫議德占者”或亦指蘇軾之語。

元祐五年（一〇九〇），徐俯十六歲，娶呂溫卿之女。關於徐俯的婚事，李廌《師友談記》有如下記述：

李錡希聲言：……禧止有一子，甚幼，曰俯，遂獨受其遺澤，至通直郎。今上即位，覃恩轉奉議郎，今年才十有六歲矣。近娶呂溫卿之女，蓋呂吉甫與禧厚善故也。每讀《責呂吉甫誥》，至於“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樂之禍”，未嘗不泣涕也。好讀兵書，善學其舅魯直，近有詩云：“平生功名心，夜窗短檠燈。”大賞之也。

云“近娶呂溫卿之女”，則其娶呂氏當在元祐五年。呂溫卿，乃呂惠卿之弟，²曾官左贊大夫。《蘇軾集》卷一〇六有《呂溫卿知饒州李元輔知絳州》。文中所提及的《責呂吉甫誥》乃即上文所引蘇軾撰《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關於徐俯娶妻事，亦可從洪朋《送師川》詩（《洪龜父集》卷上）找到線索：

去年徐郎詩句新，今來徐郎思不群。
帝子樓前閱秋浪，秦人洞口入朝雲。
忽思赤壁過吾弟，更向舒州迎細君。
及此瓦盆春酒滿，燒燈夜雨重論文。

所謂“帝子樓”，乃指越王樓，是唐太宗第八子越王李貞封綿陽刺史時的官

2 楊仲良《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九十七：“乙酉，殿中侍御史林旦言，向來呂溫卿、升卿、和卿以惠卿之弟……驟遷大用。”（台灣文海出版社）

邸。“秦人洞”，乃是陶淵明所描繪的秦人避世之地，即今湖南省桃園縣境內。由“帝子樓前閱秋浪，秦人洞口入朝雲”二句可知：徐俯此兩年間曾去過綿陽及桃園。“忽思赤壁過吾弟”，謂徐俯經黃州訪洪芻。按，元祐五年洪芻在黃州。“更向舒州迎細君”一句的“細君”乃指妻子，此句言徐俯前往舒州迎親。洪芻此詩題爲“送師川”，當是送徐俯往舒州迎娶呂溫卿之女而作。

元祐六年（一〇九一），徐俯十七歲，此年徐俯得子。山谷《與徐甥師川》曰：

師川外甥奉議：前日直夫行，寄書當已達。……前呂新婦臨蓐，
婉身得男乎？因來願報。（《黃庭堅全集》第三冊《續集》卷一）

此書簡中提及的“呂新婦”，即是前引李廌《師友談記》中所說的呂溫卿之女。山谷此封書簡，《山谷刀筆》係於元祐年間山谷仕館職期間，丁憂（按：山谷丁憂在元祐七年）之前。此書簡言呂新婦臨蓐，參照李廌《師友談記》的記述，此書當作於元祐六年。

又山谷在《與徐甥師川》中指導徐俯修身爲道之方：

師川外甥奉議：……前承示諭“自當用十年之功，養心探道”，
每歧嘆此語。誠能如是，足以追配古人，刷前人之恥。然學有要道，
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方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不虛用功。又
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功。古人云：縱此欲者，喪人善事；置
之一處，無事不辦。讀書先靜室焚香，令心意不馳走，則言下會理。
少年志氣方強時能如此，半古之人，功必倍之。甥性識穎悟，必能解
此故，詳悉及之。夏初或能相見，因五舅行，作記草草。（《黃庭堅全
集》第二冊《正集》卷十九）

此書簡當作於元祐六年——山谷母喪之前，其在京師時。文中所謂“五舅”者，乃是山谷之弟蒼舒，行五，因稱“五舅”。所謂“刷前人之恥者”，乃指徐俯父親徐禧遭受的種種非難。

又，山谷《題所書詩卷後與徐師川》曰：

前日洪龜父攜師川上藍莊詩來，詞氣甚莊，筆力絕不類年少書生，意其行己讀書，皆當老成解事。熟讀數過，爲之喜而不寐。……老舅年衰才劣不足學，師川有意日新之功，當於古人中求之耳。（《黃庭堅全集》第一冊《正集》卷二十五）

此書簡中提到洪朋來京師，攜帶徐俯的《上藍莊詩》（按，徐俯此詩今不傳）給山谷，山谷對其詩給予高度評價。此書亦當作於同一時期——即任職於京師的元祐六年。

元祐七年（一〇九二），徐俯十八歲。此年山谷在故里守喪。徐俯曾寄詩給山谷，山谷有答書。《與徐師川書》之一曰：

得手記，審秋來侍奉萬福，閒居不廢問學，甚慰懷想。老舅窮露病羸，比經先親練祥，……又聞給事叔父之訃……。所寄吉州舊句，并得見諸賢和篇，皆清麗有句法，讀之屢歎糠粃在前，老者增愧耳。甥人物之英也，然須治經，自探其本，行止語默，一一規摹古人。至於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乃可師心自行耳。君子之言行，不但爲賢於流俗而已，比其大成，使古之特立獨行者皆立於下風也。嘗有贈邢惇夫一詩，謾錄往。（《黃庭堅全集》第三冊《別集》卷十八）

此書簡言及母喪，又言及叔父喪，按山谷叔父黃廉卒於元祐七年五月，由此推知山谷此書簡當作於元祐七年秋。此書教徐俯爲學的途徑，勉勵其以古人爲

師。

同年，山谷又有《與徐師川書》云：

辱書，存問勤懇。見所作二詩，皆有老成之氣，他日學問文章當不憂，但念當得知識深遠、老於世故者相與琢磨，乃爲有益。好學之士常病人我最難調伏，能日三省此事，去道不遠矣。（《與徐師川書》之二，見《黃庭堅全集》第三冊《別集》卷十八）

《山谷刀筆》中此書簡列在前引書簡（即元祐七年秋的《與徐師川書》）之後，前引書末云“多病”之事，而此書末亦云抱病，故寫作時間當在元祐七年秋冬之際。

（二）寓居舒州

元符元年（一〇九八），徐俯二十四歲。是年，因家鄉歲歉，徐俯攜家人寓居舒州（即同安，今安徽省安慶市，郡治在潛山縣），當是其妻家住舒州故也。山谷《與徐師川書》之一曰：

師川外甥奉議：辱書，恩意千萬。審官守厭管庫之煩，得宮觀之禪以奉親，杜門讀書有味，欣慰無量。即日想家姊郡君清健，新婦安勝。兒女今幾人，書中殊不及此，何耶？所寄詩超然出塵垢之外，甚善甚善。恨君知刻意於學問時，不得從容朝夕耳。承以鄉中歲歉，寓居同安。同安美俗，里中有佳士，又四旁有禪老，皆可人。居必擇鄉，游必就士，今兩得之矣。士大夫多報吾甥擇交不妄出，極副所望。詩政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經術未審，讀老杜、李白、韓退之詩不熟耳。江季恭不幸，可惜。此君不死，可髣髴孫莘老也。潘伯老居憂，莫不貧否？胡少汲甚有志，欲慕古人，不知今何如？相望萬

里，臨書增懷，千萬珍重。（《黃庭堅全集》第二冊《正集》卷十九）

按，《山谷集》將此書簡係於元符元年（一〇九八）。此書中言徐俯“以鄉中歲歉，寓居同安”，此“同安”即舒州。此書簡中提到的“江季恭”，“潘邠老”，“胡少汲”等人皆為徐俯所交往的友人。江季恭，即江端禮，是江西詩派成員江端本之兄。潘邠老，即潘大臨，其父潘鯁卒於元符元年十月。張耒《潘奉議墓誌銘》言：“無幾何而卒，實元符元年十月某日也。”由此可推斷：山谷此書簡當作於元符元年十月之後。胡少汲，即胡直孺，字少汲，洪州奉新（今江西奉新）人。後來高宗紹興初年徐俯被召入朝曾得胡氏的力薦。

在徐俯現存的四十餘首詩作中有數首是寓居舒州期間所作的，即題為《游潛峰二首》、《安慶府》³、《舒州》；此外，《全宋詩》另輯有斷句若干，大都是描繪舒州山水的，從中可見徐俯舒州時代作品的大致面貌。

徐俯在舒州期間，曾寄詩給山谷。山谷有答書曰：

所寄詩，度超今人已千百，但恨未及古人耳。杜子美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作詩之器也。然則雖利器而不能善其事者，何也？無妙手故也。所謂妙手者，殆非世智下聰所及，要須得之心地。老夫學道三十餘年，三、四年來方解古人語，平直無疑，讀《周易》、《論語》、《老子》，皆親見其人也。太平清老，老夫之師友也，平生所見士大夫，人品未有出此公之右者。方吾甥宴居，不嬰於王事，可數至太平研極此事，精於一而萬事畢矣。老懶作文不復有古人關鍵，時有所作，但隨緣解紛耳。謾寄樂府長短句數篇，亦詩之流也，觀一節可知侏儒矣。亦寄數篇雜語與三十三娘之婿李文伯，相

3 此詩題非原題，安慶府即舒州，紹興十七年（1147）始改稱安慶軍，此時徐俯已卒數年矣。

近，想可得一本讀。以懶，書不能多耳。（《答徐甥師川》，見《黃庭堅全集》第四冊《續集》卷五）

從山谷此封答書可知：山谷對徐俯詩作十分欣賞，並勉勵他以古人為目標。又指導徐俯作詩應該多讀書。山谷還寄數篇詞作（樂府長短句）給徐俯，且山谷曾寄詩給女婿李文伯（乃黃庭堅女黃睦〈三十三娘〉之夫，舒州人，故山谷云“相近”），讓徐俯取來讀。書簡中提及“太平清老”，即俞清老，金華人，曾與山谷共學於淮南⁴，此時在太平州。因為舒州距太平不遠，故山谷囑徐俯拜訪俞清老。《全宋詩》第二四冊卷三八〇徐俯集中輯有《太平州二首》，內容如下：

便風擊鼓太平州，斜日落帆大信口。
二年兩見黃山塔，平生不飲姑蘇酒。
南人北人朝暮船，東梁西梁今古天。
茲地何時復回首，溯流千里到家園。

“大信口”，即大信河河口，位于當塗縣。“黃山塔”，為南朝宋武帝劉裕所建的丈八佛塔，人稱黃山塔，在今安徽馬鞍山。陸游《姑蘇遊記》曾引及徐俯此詩：

天門山 十八日，小雨，解舟出姑熟溪，行江中。江溪相接，水清濁各不相亂。挽行夾中三十，至大信口泊舟。蓋自此出大江，須風便乃可行，往往連日阻風。兩小山夾江，即東梁、西梁，一名天門山。

4 《山谷內集詩注》卷十《戲答俞清老道人寒夜三首》注引《王立之詩話》：“山谷云：金華俞清老，字子中，二十年前，與予共學于淮南。”

李太白詩云：“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王文公詩云：“崔嵬天門山，江水繞其下。”梅聖俞云：“東梁如仰蠶，西梁如浮魚。”徐師川云：“南人北人朝暮船，東梁西梁今古山。”皆得句於此也。（《陸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四十五）

徐俯游太平州，又做有《慈姥望夫二磯》：

慈姥磯頭秋雨聲，望夫山下暮潮生。

離鸞只說閨中事，舐犢誰知目下情。

陸游《入蜀記》曾引及此詩：“十一日早，……行大江，過三山磯，烈洲、慈姥磯。……慈姥磯，磯之尤巉絕峭立者，徐師川有《慈姥磯》詩，序云：‘磯與望夫石相望，正可爲的對，而詩人未嘗挂齒。’”（《渭南文集》卷四十七）《全宋詩》據《宋詩紀事補遺》錄入此詩，而無序；據陸游《入蜀記》所引徐俯此詩序，徐俯認爲“慈姥磯”與“望夫石”是極爲巧妙的對偶，但前人卻無詩道之，故徐俯作此詩時以“慈姥磯”對“望夫山”。

（三）崇寧、大觀年間：與陳瓘的交往及南昌詩社

崇寧元年（一一〇二），徐俯二十八歲。是年六月，黃山谷領太平州事，然徐俯已離開舒州，往泰州（今江蘇泰州）從陳瑩中游。山谷《與徐師川書》（崇寧元年）之二云：

庭堅頓首：每見賢士大夫及林下得意人，言師川言之美，未嘗不歎息也。所寄詩，正忙時讀數過，辭皆爾雅，意皆有所屬，規模遠大。自東坡、秦少遊、陳履常之死，常恐斯文之將墜。不意復得吾甥，真頽波之砥柱也。續當寫魏鄭公《砥柱銘》奉寄。甥能忍夏蚊之

嚼膚而從瑩中遊，徹曠世之奇事也。蒙諭當塗不可作久計，誠然，似聞已別有命。須近詩，漫往數篇，老拙豈能如所云，觀一節可以知其侏儒也。（《黃庭堅全集》第一冊《正集》卷十九）

據《宋陳忠肅公年譜》載，陳瓘（字瑩中）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八月除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同年，陳瓘以右司員外郎知泰州。崇寧元年（一一〇二）五月，陳瓘坐元祐黨人，“責監建州（今屬福建）武夷觀”（據《宋陳忠肅公年譜》），十月：“公坐黨籍除名勒停，送袁州（今屬江西）編管。”（同上）山谷書簡中稱夏天從陳瓘遊，似當在陳瓘貶建州之前。

徐俯在泰州期間，與江西詩派的另一成員韓駒有交往。韓駒有《便衣訪徐師川，坐定，陳瑩中太守亦至，余避入室，已而同語良久，戲呈師川》詩（《陵陽先生詩集》卷三）云：

兩部賢主盡雄名，我獨何人共宴榮。
微服豈宜從刺史，瓦巾端爲訪先生。
山陰甚愧羣賢集，蜀客初無一坐傾。
庾亮興來殊不淺，臨風數語逼人清。

此詩所述當即是徐俯從陳瓘遊時之事。此稱陳瓘爲太守，可推測此時陳瓘知泰州。

陳瓘崇寧元年五月被貶，離開泰州，徐俯便又返回到舒州。山谷《與徐師川書》之三曰：

辱書，審涉夏以來，同躋新婦侍奉八姉。郡君萬福，諸兒女無恙，甚慰懷想。承瑩中便向吳中，失此淵對，何能不悵然！老舅六月九日領太平事，十七日奉朝旨送吏部，即日解船至江口，以嗣文同

行，遂爲遠別。亦大風，不可行，留連方欲訣去，會駒父奉其大母來，又爲之留七日。閏月十一日分手，亦衝東風至蕪湖矣。吏部告示作初任通判人陞一季（《四部叢刊》本作“李”）名次，指射優便差遣，三兩日間亦漫投一狀也。將家到荆南謀居，居定，或從容玉泉、鬼谷間，以須闕耳。相望似不遠，無因會面，神往形留，千萬珍重。十三日庭堅頓首。（《黃庭堅全集》第一冊《正集》卷十九）

按，山谷於崇寧元年六月九日領太平州事，在職僅九日便被罷官。此書簡應爲山谷在太平州期間所作也。此書所署之“十三日”當爲七月十三日。陳瓘是年五月責監建州武夷觀，山谷此書中言“瑩中便向吳中”，當即指此事。徐俯與陳瓘分別，十分悵然。而後徐俯回到舒州，與妻兒及母親一起度夏。山谷書中言“相望似不遠，無因會面”，即指舒州距離太平州不遠。又，山谷《與徐師川書》之四曰：

見邸報，承已除鄧州簽判，想是所干乞，但不知尙待闕否？駒父才器不凡，但未周於世事⁵，九娘甚競爽，諸兒皆渾厚有外家風氣，其中必有可望者。庭堅雖貧，然將家向荊州，亦粗爲餬口之計，不至狼狽也。《砥柱銘》寫去，盛暑異於常年，煩倦都無筆意，小詩時有之，未去故郡，尙苦人事，未能手抄，它日因書可時寄，亦少思不工耳。（《黃庭堅全集》第二冊《正集》卷十九）

此書簡言及除鄧州簽判，未知具體所指人物。因下言及洪芻，筆者推測或是指洪芻。又此書言盛暑，當在七月間。前書言爲徐俯書《砥柱銘》，此書中言“寫去”，則是已經書寫此銘。

5 “周於世事”四字四庫本原闕，茲據《四部叢刊》本。

崇寧元年九月，詔中書省開具元符臣僚章疏姓名，分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徐俯列邪下（據《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三《編類元符章疏》）。

崇寧二年（一一〇三），徐俯二十九歲。此年正月，徐俯來到京師。《王直方詩話》有如下記載：

癸未正月三日，徐師川、胡少汲、謝夷季、林子仁、潘邠老、吳君裕、饒次守、楊信祖、吳迪吉見過，會飲於賦歸堂，亦可爲一時之盛。潘一作詩歷數其人云⁶：“胡子雲中白鶴，林生初發芙蓉。吳十九成雅奏，饒三百鍊奇鋒。南州復見高士，東山行起謝公。信祖真成德祖，立之無愧行中。依生可兵南郡，老夫寧附石崇。閒雅已傾重客，說談仍得王戎。冠裔城南高會，山陰未掃餘風。客散日銜西壁，主人不道尊空。”徐師川輩皆言此詩殊不工，又六字無人曾如此作，想爲五言亦可。遂去一字，句皆可讀，至“老夫附石崇”，坐客無不大笑。（《宋詩話輯佚》本第86條）

“癸未”年，當爲徽宗崇寧二年，這次聚會可謂是年輕一代詩人的一次盛會。

大觀四年（一一一〇）、政和元年（一一一一）期間，徐俯與洪駒父等人在南昌結詩社。張元幹《蘇養直詩帖跋尾六篇》甲卷曰：

往在豫章，問句法於東湖先生徐師川。是時洪芻駒父、弟炎玉父、蘇堅伯固、子庠養直、潘鎔子真、呂本中居仁、汪藻彥章、向子諲伯恭，爲同社詩酒之樂。予既冠矣，亦獲攘臂其間。大觀庚寅、辛卯歲也。（《蘆川歸來集》卷九）

6 潘一當作潘十，潘大臨行十。

“庚寅”，爲大觀四年；“辛卯”乃政和元年。蘇堅，字伯固，泉州人，居丹陽。曾與蘇軾唱和，官終通判建昌軍。蘇庠（一〇六五——一一四七），字養直，蘇堅之子。蘇軾嘗稱讚其詩，由是而出名。紹興年間，蘇庠居廬山，與徐俯同被朝廷所召，不起。潘鎔，亦作潘淳，字子真，《南昌郡乘》卷三十三《人物志》二《潘淳傳》有如下記載：

新建人。潘興嗣之孫，少穎異，好學不倦，淹貫經史百家之言，師事黃庭堅，尤工詩。曾鞏知洪州，乞錄興嗣後，尚書右丞黃履復以淳爲請，補授建昌縣尉。陳瓘劾蔡京，言者目淳爲瓘親黨，坐奪官，不以介意，歸，自稱谷口小隱，所著詩並詩話補遺傳世。

按此所謂《詩話補遺》乃潘淳祖父潘興嗣所撰，潘淳自己亦著有詩話，即《潘子真詩話》。向子諲，字伯恭，開封人，後居臨江，號所居曰薌林。《宋史》卷三七七有傳。按向氏《水調歌頭》題注云：

大觀庚寅閏八月秋，薌林老、顧子美、汪彥章、蒲庭鑑，時在諸公幕府間。從游者洪駒父、徐師川、蘇仰固及李商老兄弟。是夕登臨賦詠樂甚。（《酒邊集》卷上）

“大觀庚寅”，即大觀四年。據此注，向子諲此時在南昌任幕職。而向子諲又有《浣溪沙》詞，題注云：“政和壬辰正月，豫章龜潭作。時徐師川、洪駒父、汪彥章攜酒來作別”（《酒邊詞》卷下），此所云作別，蓋向子諲離開南昌時，徐俯諸人來送別。

汪藻與徐俯諸人交往談詩事，亦見載於孫觀《宋故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汪公墓誌銘》，其云：

公在江西，徐俯師川、洪炎、洪芻有能詩聲，自負無所屈。一日，師川見公詩於僧壁，嘆曰：“此吾輩人也。”率二洪詣舍上。謁既去，公曰：“騷人墨客，撚須琢句，以鳴其不平耳，烏足尚也。”至是數年，卒以大手筆稱天下。（《鴻慶居士集》卷三十四）

據此，徐俯及洪芻兄弟與汪藻相識，是在僧壁間見汪藻詩而主動與汪藻謀面，但汪藻對作詩之事並不甚看重。不過，曾敏行《獨醒雜誌》卷四有如下記載：

汪彥章爲豫章幕官。一日，會徐師川于南樓，問師川曰：作詩法門當如何入？師川答曰：即此席間盃杅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詩也。但以意剪裁之，馳驟約束，觸類而長，皆當如人意，切不可閉門合目，作鑄空忘實之想也。

此所記述正是大觀年間汪藻在江西期間之事。據此可知：汪藻曾向徐俯請教作詩方法。

徐俯在南昌與諸人唱和之事在李彭的作品中也有所反映。李彭《日涉園集》卷一有題爲《奉同伯固、駒甫、師川、聖功及阿虎尋春，因賦“問柳尋花到野亭”，分得“野”字》之作，伯固即蘇堅，駒甫即洪芻，師川即徐俯，聖功即徐聖功，養直即蘇庠，阿虎不詳；又有《曉發章水道中有懷伯固、駒甫、師川、養直，效何水部體以寄恨》；《日涉園集》卷三有《寄徐聖功》。這些作品皆爲李彭與諸人唱和交往所作。洪芻《送師川還龍舒》（《老圃集》卷下）有“灊嶽西山各滯留”之句，“灊嶽”指舒州，“西山”指南昌，此句謂徐俯曾在舒州，南昌兩地滯留。此詩似乎應是此期間二人相會後，徐俯返回舒州之後所作。

從崇寧年間到政和年間，徐俯一直擔任典祀宮觀一類的閒職。程俱《二月二十日實對奏》（《北山集》卷四十）曰：“（俯）以禧之子，嘗見用於崇寧、政

和之間，然以黃庭堅甥，又上書入邪等，且連任宮觀，故流落於群枉當路之時。”王銍有《徐師川典祀廬山延真觀，用送駒父韻餞別四首》（《雪溪詩》卷三），據此詩題可知徐俯曾典祀廬山延真觀。

（四）宣和年間始任通判與靖康年間抗拒張邦昌

到徽宗宣和五年（一一二三），徐俯四十九歲，始任吉州通判（據《吉安府志》卷三《秩官表》）。王明清《揮麈錄》後錄卷八謂徐俯“襁褓中補通直郎，後來一向以詩酒自娛，放浪江南山川間，食祠祿者四十年，始調通判吉州。”如前所述：徐俯父徐禧死於元豐五年（一〇八二），是年徐俯補通直郎，食祠祿四十年，到宣和五年（一一二三）任吉州通判，與《吉安府志》所載正相吻合。王明清《揮麈錄》後錄卷七云：

陳瑊虛中，瑩中之弟也，以名家典郡。知吉州日，徐師川通判郡事。師川恃才傲世，不肯居人下瑊嘗取虛中所判抹而改之，然非所長也。虛中語師川曰：“足下塗抹之批判，雖不足道，然公所改抹者未當，奈何？況夫佐官妄改長官已判，於法不輕。”即呼通判廳人吏，將坐以罪。師川知己之屈也，祈原之。虛中曰：“此亦甚易，君可使瑊之前判如故，即便釋吏矣。”師川以粉筆塗去己之改字，以呈虛中。虛中遂貰之。虛中能以理服，師川不復飾非，皆可喜也。

陳瑊，南劍州沙縣人，陳瓘之弟，元符三年（一一〇〇）進士（據《沙縣志》卷六）。宣和三年（一一二一）知吉州（據《吉安府志》卷三《秩官表》，按：該志陳瑊作“陳城”，誤。）。

宣和年間，徐俯曾作《明皇夜游圖》，以諷徽宗。詩云：

歌吹開元曲，鉛華天寶。

苑風翠袖冷，宮露赭袍光。
閨闔連閨闔，驂騑從驂騑。
千門還欲曉，九陌乍聞香。

曾季狸《艇齋詩話》言及徐俯此詩云：

東湖《明皇夜遊圖》詩，宣和間作，其意蓋諷當時也。詩中云：“苑風翠袖溼，宮露赭袍光。”可見其遊晏達旦也。“閨闔連閨闔，驂騑從驂騑”，可見其宮禁與外無間也。東湖嘗對予自釋其意如此。

據曾季狸此論，徐俯寫明皇遊晏，意在諷徽宗之遊晏。

欽宗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徐俯入京師任司門郎。《續傳燈錄》卷二十八《徐俯傳》謂：“靖康初爲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掛鉢于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圓悟。”宣和末年，宗杲來到京師的天寧寺。《大慧普覺禪師年譜》於靖康元年譜中引宗杲《祭圓悟文》：“某宣和末謁無盡居士（按：指張商英）於渚宮，……公不惜推轂之力，寅緣幸會，始獲投足於汴都天寧之室。”《大慧普覺禪師年譜》靖康元年譜又有如下記載：

一日，徐師川同圓悟至寮，見圓悟頂相，師川指云：“這老漢脚跟未點地在。”師（宗杲）謂師川：“甕裏何曾失却鼈。”師川云：“且喜老漢脚跟點地。”師云：“莫謗他好。”

是時圓悟禪師在天寧寺，故有見圓悟頂相云云。

靖康二年（一一二七）三月，金扶植張邦昌稱帝。《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建炎元年三月（按：是年五月康王即位，爲高宗，改元建炎，故該《要錄》稱建炎）云：

三月辛卯朔，范瓊率諸將陳兵以迓張邦昌，金人以鐵騎送之，及門而返。晡時，邦昌入居尙書省，百官班迎，邦昌與百官交拜於道。司門郎中徐俯獨不拜，對王時雍大呼號慟，掛冠而去。

《宋史》徐俯傳所說“靖康中，張邦昌僭位，俯遂致仕”，即是謂此。又《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建炎元年三月壬寅云：

工部侍郎何昌言請更名善言，避邦昌名也。其從弟通直郎昌辰亦請於吏部更名知言。時奉直大夫致仕徐俯居城中，買一婢子，名之曰昌奴，遇朝士至，即呼前驅使之。⁷

何昌言兄弟避張邦昌諱改名，這一舉動意味著視張邦昌為真正的皇帝；而徐俯之舉乃是蔑視張邦昌，體現了他的氣節，這與洪芻在建炎年間的表現正好形成鮮明的對照。同是黃庭堅的外甥，洪芻後來被流放，徐俯後來被召，都與此有關。

（五）建炎年間的避亂及與內侍鄭謐的唱和

徐俯在汴京大概沒有住多久，就離開京師往南方避亂了。從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夏到紹興二年（一一三二）正月被召試授官，長達五年之久。這五年間，他大體上在江西，並曾抵昭州（郡治在今江西平樂）一帶（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一紹興二年正月丙辰）。

徐俯避亂江西期間最重要的事件是與宦官鄭謐的交往唱和。此事既成為徐

7 按此亦見於王明清《揮麈錄》後錄卷八：“初師川仕欽宗爲郎，二聖北去，張邦昌僭位，師川獨不拜庭下，持其用事之臣，大呼號慟，卒不自污，掛冠以去。……圍城中嘗置一婢子，名之曰昌奴，遇朝士來，即呼至前驅使之。”

俯後來被高宗召赴行在的重要因素，也是徐俯被人批評乃至指責的道德瑕疵。紹興二年，徐俯被除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程俱封還除目，對皇帝的這一任命有異議，謂“近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號爲警策。”（見《宋史》卷四四五《程俱傳》）關於徐俯與宦官鄭謐的交往唱和之事，劉克莊《後村詩話》後集卷二有如下記載：

徐師川由前省郎以諫議大夫召，中書舍人程俱致道封還除目，言其與中貴人唱和“魚須”之句，爲人所傳。致道坐此去國。徐集不載“魚須”之篇。魚須，出《玉藻》篇，笏也，須音班。與中貴人詩用此二字，莫曉其義。或言師川居上饒，鄭謐者奉使經從，師川嘗與往還，歸而密薦。

程俱曾具體指出徐俯與鄭謐唱和“魚須”之句，但劉克莊言他所見的徐俯集中不載此詩，不明白徐俯、鄭謐唱和中何以用“魚須”二字。不過，我們可以從朱熹的記載中找到解開劉克莊的疑問的線索。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八引朱熹《語錄》云：“考集中有《次韻鄭本然居士》云：‘頗知鶴徑緣詩瘦，早棄魚須伴我閑。’本然居士，豈即鄭謐歟？”此詩“魚須”句乃謂：很早就棄官像我一樣閒居。這樣的話，鄭謐就不是“奉使經從”，而是此時已棄官閒居。但朱熹本人對鄭本然居士是否就是鄭謐也沒有斷定。又《朱子語類》卷一三二載：“徐師川微時嘗遊廬山，遇一宦者鄭謐，與之詩曰：‘平生不善劉蕡策，色色門中皆有人。’後入樞府，鄭時用事，模樣似有力焉。”朱熹此處說徐俯在廬山見鄭謐，與前引《後村詩話》徐俯在上饒見鄭謐的說法有出入，不過朱熹亦認爲鄭謐對徐俯之被召起了作用。闕名《詩說雋永》載：

徐師川《贈鄭公實謐》詩云：“平生不喜劉蕡策，色色人中自有入。”又云：“字得蘇黃妙，文薰班馬香。”鄭有詩集，其間與張嘉

父唱酬頗多。（見《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六）

胡仔在引述上文後稱：

師川因鄭謚而進，致身樞府，《東湖集》中與鄭唱酬者亦多，如“誰家竹可欵，何處酒難忘”，皆一時唱酬之詩也。

現存的徐俯作品中已經沒有與鄭謚唱和的完整詩篇，但根據以上諸人的記載可以肯定他與鄭謚唱和的事實。考洪炎《西渡集》中頗多與鄭公實唱和之詩，此鄭公實即是內侍鄭謚，因洪炎、徐俯乃表兄弟，而洪炎建炎年間在南昌避難，以此知徐俯與鄭倡和亦應大體在此時期。

徐俯在廣西昭州大概滯留有兩年多時間。其《昭潭》詩云：“兩歲昭潭無瘴癘，清秋鬱鬱望神崗。”（《全宋詩》冊二四卷一三八〇）乃是言自己在昭州兩年間此地無瘴癘之疫。其《昭州感梅公摯鄒道鄉遺跡》詩有“戀土懷鄉頻作惡，懷賢感舊嘆飄零。”之句（《全宋詩》冊二四卷一三八〇），表述自己身處異鄉思念家鄉、感嘆飄零的心情。《昭州自強齋》也是作於避難昭州期間。

（六）被召入朝：徐俯政治生涯的頂峰與結局

紹興元年（一一三一），徐俯受高宗召至行在；紹興二年正月，試右諫議大夫。《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一紹興二年正月記載：

丙辰，右奉直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徐俯試右諫議大夫。俯之母，黃庭堅從妹也。避亂抵昭州。上始因閱庭堅文集見其名，而胡直孺在經筵，稱其行義文采，汪藻在翰院，又薦之。上賜呂頤浩手詔曰：“朕比觀黃庭堅集，稱道其甥徐俯師川者，聞其人在靖康中立節可嘉，今致仕已久，相不復存，可贈右諫議大夫，或尚在，即

以此官召之。”頤浩奏俯避地廣中，乃詔俯文學行義，著聞於時，除右諫議大夫。赴行在。俯入朝未數月，遂執政。

這裡涉及到兩個問題：一是徐俯被召的時間與身份。二是徐俯與內侍鄭謐的交往對其被召是否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對徐俯被召的時間與身份作一考察。徐俯在靖康年間已經致仕，但此時受召的身份卻是右奉直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徐俯任這一官職始於何時？《宋史》徐俯本傳記載曰：“建炎初，落致仕，奉祠”。落致仕，指重新任職；奉祠，即指主管亳州明道宮。據《宋史》本傳，此當在建炎初年。然王明清《揮麈錄》後錄卷八有如下記載：

明清嘗於呂元直丞相家觀高宗御札一幅云：“朕比觀黃庭堅集，見稱道其甥徐俯師川者，聞其人在靖康中立節可嘉。今致仕已久，想不復存，可贈左諫議大夫。或尚在，即以此官召之。”其後，乃知師川避地廣中，即落致仕，以右奉直大夫試左諫議大夫赴行在所。

呂元直即呂頤浩。王明清根據自己所見的高宗皇帝御札，如此敘述了徐俯被召的情形：高宗皇帝觀黃庭堅集，從黃集中了解了徐俯，又因徐俯靖康年間反抗張邦昌的氣節，所以召之。但高宗當時並不知道徐俯尚在世。當了解到徐俯避亂於昭州時，就落致仕，給他一個官員身份——即右奉直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命其赴行在（皇帝所在處，當時尚未都臨安）。徐俯試諫議大夫是在紹興二年正月，其被召不可能在四、五年以前的建炎初，故《宋史》徐俯本傳“建炎初，落致仕，奉祠”的說法不可靠。筆者推測：徐俯被召很可能是在紹興元年，最早是在建炎四年。

其次，對徐俯被召授官所涉及的第二個問題——即徐俯與內侍鄭謐的交往是否起了重要作用作一考察。《宋史》徐俯本傳的記述是：

內侍鄭謚識俯於江西，重其詩，薦於高宗。胡直孺在經筵，汪藻在翰苑，迭薦之。遂以俯爲右諫議大夫、中書舍人。

根據此說法，徐俯是由鄭謚推薦給高宗的，因而鄭謚的推薦被置於很突出的位置。《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記述徐俯被召時云：“或曰：內侍鄭謚與俯遊於江西，重其詩文，至是力薦於上。”並注云：“鄭謚事以趙甦之《遺史》增入，時人多有是言。”（紹興元年正月丙辰）由此可見當時很多人以爲徐俯被召是得力於鄭謚的推薦。

這種說法使徐俯之被召顯得很不光彩，這在古代乃是重大的問題。所以關於此事，後來有人替徐俯辯護。劉克莊《後村詩話》後集卷二云：

思陵本喜山谷，師川其甥，又在圍城中著節遂峻，擢之御札云：‘可贈諫議大夫，如其人尚在，以此官召之。’豈一璫所能薦乎？

而陸游、周必大等人皆言高宗喜黃山谷，故任用山谷之甥徐俯。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三曰：“（高宗時）徐師川以魯直甥召用，至翰林學士。”周必大《分寧縣學山谷祠堂記》亦云：“高宗中興，恨不（與黃庭堅）同時，追贈（黃庭堅）直龍圖閣，擢從弟叔敖爲八坐，實甥徐俯於西府，皆以先生之故。”（《周益國文忠公集·平園續稿》卷十九）這些記述都強調徐俯之被召乃是高宗本人鍾愛山谷之故，而非因內侍之推薦。

綜合上述資料，筆者的推測是：很可能是高宗觀覽黃庭堅集而先有召，而後有鄭謚之密薦，再加之胡直孺、汪藻之推薦，而徐俯在靖康中的氣節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因爲洪芻也是山谷的外甥，山谷集中亦多稱之，然洪芻在靖康年間的命運與徐俯却截然不同——坐事被流放沙門島。

徐俯在靖康年間原本是司門郎中，乃是一個從六品官，其被召時的身份是

右奉直大夫，爲正六品，而諫議大夫乃是從四品（據《宋史·職官》八）。據前引王明清《揮麈錄》云，徐俯召試“左諫議大夫”，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及《宋史》本傳皆作“右諫議大夫”。根據《宋史》本傳，徐俯此次被召試還被賜進士出身。對於徐俯被授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程俱認爲徐俯由原來的省郎一下子擢爲諫議大夫爲越級擢拔，所以程俱封還除目。程俱《二月二十日實對奏》云：

右臣准中書門下省吏房送到詞頭一道，徐俯除右諫議大夫，令臣命詞行下，臣伏見自頃以來陛下圖治之切，往往急於用人，德意誠厚也，然竊考古今之宜，與祖宗之制，其進用人才，自非隱遯丘園，道義才器，卓然傑出如陽城種放之流，未有闕略資望、不循次而進者。何哉？名器不可不重，人情當使厭服故也。俯之少時，誠有俊聲，氣亦豪邁，以禧之子，嘗見用於崇寧、政和之間，然以黃庭堅甥，又上書入邪等，且連任宮觀，故流落於群枉當路之時。靖康之初，召爲省郎，其後未有所歷也。陛下即位以來，初未之識，今乃遽自前任省郎驟除諫議大夫，自元豐五年更定官制來，五十餘年未之有也。……今俯雖氣豪才俊，然陛下何從便得之，而驟用若此？臣恐天下怪惑也。……陛下誠知徐俯，何惜歲月，召至行在，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使其望實已孚於人，然後進而用之，蓋無不可也。……只如唐之元稹，其才器文章，既爲名御使矣，在長慶時命知制誥，以至翰林，真不忝矣。止緣自荆南判司中，忽命從中出，召爲省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聽，穆宗與稹皆得謗議，以謂荆南監軍崔潭峻之所引也。……

又云：臣兩日來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名曰警策。臣恐外人不知陛下所以得俯之由，妄以此爲疑議，仰累聖德之聰明。（《北山集》卷四十）

由此可見：程俱反對直接任命徐俯爲諫議大夫主要有兩條理由：其一是由省郎即司門郎中直接升至諫議大夫自元豐年間以來沒有先例。司門郎只是從六品，而諫議大夫則是從四品，中間有數級之隔；其二是徐俯與宦官唱和之事。但高宗沒有聽從程俱之言，而程俱則因此被彈劾落職。《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一紹興二年二月載：

甲申，中書舍人程俱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上既召徐俯，俱密言於上曰：（按即上引奏，略）上不聽。右司諫方孟卿因奏俱諂附蔡攸，在秀州棄城而遁，俱遂罷去。⁸

據此記載程俱之被彈劾落職主要由於兩個事由，即“奏俱諂附蔡攸”及“在秀州棄城而遁”。實際上，程俱不願起草任命徐俯的詔書才是其遭被劾罷官的真正緣由。

《同治上饒縣志》卷十八《名宦》徐俯傳謂：

紹興初，以樞密被命赴闕，抵郡，館於州學，入門下車，知其爲學廬，逡巡卻步，曰：“士大夫服儒衣冠，豈宜縱役夫圉人來瀆先聖居耶？”徙而之他，州學賴以不廢。

按：此謂徐俯以樞密被命赴闕，顯然有誤，應是以右諫議大夫身份赴召。紹興初初，高宗在臨安，故此所云當是徐俯赴臨安事。

徐俯在諫議大夫任上，曾有一些政治建言。根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紹興二年（一一三二）十一月，“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言大臣不可立威，

⁸ 《宋史》卷四四五《程俱傳》記載大致相同。

宜與諸將論事。又言杜充一向威嚴，諸將不敢議事，其敗北以此。”（《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紹興二年十一月戊午朔）是年十一月，徐俯又建議皇帝御筆並作聖旨行下：“時右諫議大夫徐俯言，祖宗朝，應批降御筆，並作聖旨行下。自宣和以來，所以分御筆、聖旨者，以違慢住滯，科罪輕重不同也。今明詔許繳駁論列，當依祖宗法，作聖旨行下。方其批付三省，合稱御筆，三省奉而行之，則合稱聖旨，然後名正言順。人但見宣和御筆，謂不當然，不知祖宗御筆不少，王廣淵在仁宗朝，嘗編類成書，以爲後法，乞依故事施行。上從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紹興二年十一月庚午）是年十二月，徐俯曾彈劾李綱（同上書卷六十一紹興二年十二月甲午）。

高宗皇帝於十分器重與信任徐俯。紹興二年十二月丁酉，“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上面諭俯，有合奏稟事，不拘早晚及假，並許入。俯嘗勸上熟讀漢光武紀，上書以賜之曰：‘卿近進言，使朕熟看世祖紀，以益中興之治，因思讀之十過，未若書一遍之爲愈也。先以一卷賜卿，雖字惡甚無足觀者，但欲知朕不廢卿言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一）

徐俯被召以後，韓駒作有《次韻曾寺丞觀早朝上徐諫議》（《陵陽集》卷四），即是贈徐俯之作。徐俯亦曾與洪炎見面。紹興二年十月，召命洪炎官祕書少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九紹興二年十月壬寅：“中大夫洪炎爲祕書少監。建炎初除是官，久不至，及是又申命之。”洪炎有《聞師川諫議至漳州，作建除字詩十二韻迓之》詩，詩中有“執熱子南來，五月憇漳浦”句，因爲徐俯紹興三年（一一三三）已經任翰林學士，此稱徐俯“諫議”，故此詩當作於紹興二年夏，二人在福建漳州見面。當時洪炎應在赴臨安的途中。洪炎又有《坐上呈師川有懷駒父》詩：

上坡諫議立清班，入奉威顏咫尺天。
仲氏三山久憔悴，徵君五嶺亦迍邐。
欣逢白鶴歸華表，更想黃熊出羽淵。

客舍一樽雙淚落，相陪里社復幾年。

“上坡諫議”，即諫議大夫，故此詩亦當作於紹興二年。“仲氏三山久憔悴”句，仲氏指洪芻駒父，三山乃借蓬萊、方丈、瀛洲三山指沙門島（沙門島即今長島，在蓬萊附近），洪芻流放在此。劉克壯《江西詩派·三洪》曰：“玉父南渡後爲少蓬，聞師川召，有懷駒父詩云：欣逢白鶴歸華表，更想黃熊出羽淵。然師川卒不能返駒父於鯨波之外，玉父愛兄之道至矣。”（《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

紹興三年（一一三三）正月，徐俯由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二紹興三年正月壬戌）；二月辛卯，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徐俯爲翰林學士（《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三）。徐俯辭免，詔云：“卿以豪傑之才，老成之望，比躋諫省，數對於中，嘉其告猷，宜在茲選。（《北海集》卷十一《賜新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徐俯辭免恩命不允詔》）”到辛亥，徐俯又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書下執政一等，至是特詔鈞禮，又例外賜以金帶。”（《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三）。徐俯辭免，詔不允（《北海集》卷十一有《賜新除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辭免不允詔》）。“頃召卿於閒遠，初未覲於儀形，擢在七人，居纔五月，正言慷慨，盡拾遺補過之忠，燕見從容，多畫策含奇之助，察其可用，寧復計資？”《北海集》卷十七《賜新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樞密院事徐俯上表辭免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云：“乃者召卿於外，直寘近班，而不以爲過者，蓋讀卿之文而知其學，察卿之言而知其識耳。”由上可以看出，高宗皇帝對於徐俯是極其器重的。

由於徐俯兼侍讀職，故他於紹興三年二月進《春秋解義》。《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三紹興三年二月丁亥朔載：

右諫議大夫徐俯進《春秋解義》。至‘天王使渠伯糾來聘’，用左氏說，父在故名。上謂俯曰：‘魯桓公篡立，天王當致討，既四年

不問，乃使其率往聘，失政刑矣，故書名以貶之。」戊子，俯乞編之記注。

根據《南昌郡乘》卷三十四《徐俯傳》，高宗命講《春秋》，徐俯薦胡安國以自代，世稱徐俯知人。當即在此一時期。

是年，高宗曾與大臣論元祐黨人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七紹興三年八月甲午載：

上謂大臣曰：“元祐黨人固皆賢，然其中亦有不賢者乎？”呂頤浩等曰：“豈能皆賢！”徐俯曰：“若真元祐黨人，豈有不賢？但蔡京輩，凡己之所惡，欲終身廢之者，必名之元祐之黨，是以其中不免有小人。”上曰：“若齎策之類是也。”俯曰：“齎策乃元符末上書狂直被罪，始天下皆稱之。如策比者，無慮十餘人，策不能固窮守節，旋陷於非義。其中亦有議論前後反覆，奸惡猥瑣，竄名其間，如楊畏、朱師服數人耳。”策以直祕閣通判嚴州，受賕抵罪，故上及之。

紹興四年（1134）二月，徐俯以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三紹興四年二月乙酉）。是月，徐俯因病乞免去參知政事職。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三紹興四年二月丙申載：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徐俯以疾告，上命即其府視事。俯言：“三省文書，最為叢委，平時盡日力可了。臣係暫權，實不知首尾，占位書名而已。臣既以衰病，方且療治，筋力心志，實不能支，欲乞且止治臣本院事，所有三省職事，自有宰相，伏望聖恩，免臣兼權，事務既簡，可得專心。既獲治養賤軀，亦免乖誤大計。”詔不許。

是年四月，與朱勝非、趙鼎論復襄陽事分歧，求去，提舉洞霄宮。《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五紹興四年四月庚子載：

初襄陽既爲僞齊將李成所據，川、陝路絕，湖、湘之民，亦不奠居。一日宰執奏事，朱勝非言：「襄陽上流，襟帶吳、蜀，我若得之，則進可以蹙賊，退可以保境。今陷於寇，所當先取。」上曰：「今便可議，就委岳飛如何？」參知政事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簽書樞密院事徐俯獨以爲不然。上不聽。鼎因奏令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萬人屯泗上爲疑兵；令光世先精兵出陳、蔡，庶幾兵勢相接。勝非乞遣中使持劄子付光世，庶恭稟無留滯。上曰：「內侍至軍中，多買馬市方物，不欲遣，止欲急置可也。」會光世乞奏事，鼎曰：「方議出師，而大將遠理本軍，非便。」俯欲許之，鼎力爭以爲不可。言者以鼎爲是。俯乃求去。上許之。

按：紹興三年十月，襄陽失守，爲僞齊將李成所據。紹興四年（一一三四），遂有議復襄陽事。關於此事朱熹亦曾論及。《朱子語類》卷一三二《中興至今人物下》曰：

徐在密院時，金人寇襄陽，中書籍議。徐曰：「彼本盜賊所有，得失不足爲國家輕重。」時趙元鎮爲參知政事，曰：「襄陽爲金人所據，則川廣路絕，國家危矣。」徐曰：「此是樞密院事，參政不須與。」趙曰：「小小兵事，樞密自主之可也，此國家大事，政府安得不與！」即上馬而去。太上聞之，罷徐樞密。

趙元鎮即趙鼎。根據朱熹此處所云，徐俯不主張收復襄陽，且出語極爲不遜。

紹興四年四月丙午，徐俯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五）。王明清《揮塵錄》後錄卷八載：

（師川）既登宥密，頗驕傲自滿。朱藏一、趙元鎮並居中書，師川蔑視之，每除一登第者，則曰：“又一經義之士。”嘗與元鎮論兵，視元鎮曰：“公何足知此！”元鎮曰：“鼎固不足以知之，豈若師川之讀父書邪！”師川大不堪，而無以酬之，卒不安位而去。⁹

王氏所云論兵事，當即上所言襄陽事，趙鼎所謂“豈若師川之讀父書”之言，乃指師川父徐禧書生誤國，所以徐俯十分難堪。關於徐俯的離職，《宋史》本傳言是求去，王明清言不安位而去，上兩者都認為是其自己辭職，而朱熹則言乃太上皇罷之。然據張綱《徐俯除端明殿學士官祠》中有云：“具官某……度越輩流，遂陟樞庭之峻。……奏章俄上，引疾甚堅。”（《華陽集》卷七）以此知徐俯乃是引疾去樞密，而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洞霄宮。徐俯辭免以舊職名，詔不允。《北海集》卷十一《賜端明殿學士左中大夫新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徐俯辭免以舊職名不允詔》。

紹興五年（一一三五），徐俯與大慧宗杲有書信往來。宗杲有答徐俯書簡，見《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紹興五年譜。

紹興八年（1138），徐俯有《戊午山間對雪》詩：

雪中出去雪邊行，屋下吹來屋上平。
積得重重那許重，飛來片片又何輕。
簷間日暖重爲雨，林下風吹再落晴。
表裏江山應更好，溪山已復不勝清。（《全宋詩》二四冊卷一三八〇，P15832）

9 亦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五紹興四年四月丙午。

紹興九年（二二三九）正月，金人來議和，許割黃河以南境土歸還宋朝。大赦天下。徐俯有賀表：“福禍倚伏，情僞多端。恐未盡於事機，當復勞於聖慮。”（《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五紹興九年正月丙戌）

紹興九年（一一三九），徐俯知信州（府治在江西上饒）。劉一止《徐俯知信州》制詞云：“惟是上饒，號稱名郡，教條簡肅，足以綏彼遠民，巖壑覽觀，足以休其暇日。”（《苕溪集》卷四十六）徐俯有詩云：

雲洞看雲坐，月巖和月留。

原來是野老，強喚作知州。

此詩《全宋詩》二四冊卷一三八〇引自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二一《江南東路·信州》，詩前二句乃言其寄情於雲月，故自謂是野老。所謂“強喚作知州”云云，可見他對仕宦事已經淡漠了。《全宋詩》又載徐俯《靈山閣》二句云：“遊客乍驚人外境，居僧初識面前山。”（輯自《輿地紀勝》卷二一《江南東路·信州》）也是作於紹興九年。

正是因为徐俯宦情已淡，大概他對郡事也不甚用心。《宋史》本傳載，中丞王次翁論徐俯不理郡事，予祠。他被免去了知州，而得到了一個閑職。《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五紹興十年五月甲戌朔載：“檢校司空少傅保信軍節度使知宣州汪伯彥、端明端學士知信州徐俯並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朱熹說：“徐歸鄉，以前輩自居，恃文使氣好罵，專以飲酒爲事，不擇貧賤，皆往啖之，詩亦無甚佳者。”（《朱子語類》卷一三二《中興至今人物下》）從朱熹的話中可以把握徐俯晚年生活的一些情況。

紹興十一年（一一四一）七月，徐俯卒於饒州（《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一紹興十一年七月）。

徐俯有一子，名瑀，關於徐瑀的情況，可從《同治饒州府志》卷二十《人物志》三《宦業》徐俯傳的附錄略知一二：

字叔肅，以父蔭補江東幹辦官，陞績溪縣令。歲饑，上疏停徵，轉判儀真，捐俸築壩，請於朝，給工費伍千餘，既竣，上其銀於朝，蒙勤廉良吏之褒。

徐俯的著作，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著錄《東湖集》三卷，《宋史》本傳謂有詩集六卷，《南昌郡乘》卷三十四《徐俯傳》亦載其有《東湖集》六卷，然皆不傳。《兩宋名賢小集》中有《東湖居士集》一卷，《全宋詩》又輯他書，共有詩四十六首及殘句若干（第二四冊卷一三八〇）。另有詞一卷，收入《全宋詞》中。

下篇 徐俯的詩學

在這一章節，試就徐俯的詩學觀點作一考察。

一、主張學選詩

江西詩派詩論強調學杜甫，黃庭堅教導徐俯，也要其熟讀老杜、李白、韓退之詩。《與徐師川書四首》之一曰：“所寄詩超然出塵垢之外，甚善甚善，……詩正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經術未深，讀老杜、李白、韓退之詩不熟耳。”（《黃庭堅全集》第二冊《正集》卷十九）但是，徐俯論詩轉要以《文選》體爲法。曾季狸（按：曾季狸多從徐俯遊，頗得徐俯之詩學，其《艇齋詩話》多記載徐俯論詩言論。）《艇齋詩話》載：“東湖喜言《黃庭》及《文選》詩。”又云：

東湖嘗與予言，近世人學詩，止於蘇、黃，又其上則有及於老杜者，至六朝詩人，皆無人窺見；若學詩而不知有《選》詩，是大車無輓，小車無軌。東湖嘗書此以遺予，且多相勸讀《選》詩。近世論詩，未有令人學《選》詩，惟東湖獨然。此所以高妙。

依曾季狸此段話可知：當時人學詩，主要以蘇黃爲典範，又上溯到杜甫爲止；而六朝詩則“無人窺見”。在這樣的潮流中，徐俯却強調學《選》詩，這與江西詩派的一貫詩學傾向不同。曾季狸言“惟東湖獨然”，可見徐俯的這一意見在當時是極爲獨到的。

由於徐俯對六朝詩有高度評價，因而他品評詩作也以能繼承六朝者爲佳。《呂氏童蒙訓》載徐俯論云：

徐師川云：人言蘇州詩，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蘇州詩。自李、杜以來，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爲流麗。（《宋詩話輯佚》）

所謂“李、杜以來，古人詩法盡廢”以及韋應物詩古淡之說，來自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

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于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

徐俯贊同蘇軾的李白、杜甫詩缺少六朝詩歌之“高風絕塵”這一意見，認爲李、杜詩遠離了六朝詩的傳統，而韋應物是六朝傳統的繼承者。但在對韋應物詩風的定位上，徐俯與蘇軾意見不同，蘇軾以古淡定位韋應物詩，而徐俯則以爲這是“不知言蘇州詩”，他認爲韋應物詩的特點是流麗。

徐俯的重選體詩的主張，在其詩歌創作中也得到體現。《艇齋詩話》云：“東湖送謝無逸二詩，全似《選》詩。今集中無之。”

徐俯重視選體詩，這與江西詩派的原有傾向有所不同，這種不同何以產生呢？周紫芝《書徐師川詩後》曰：

金陵吳思道爲余言：頃嘗以近詩示徐公，徐公謂僕：“是豈欲擬杜少陵句法邪？”思道曰：“少陵安可擬，但不得不取法耳。”公因言：“余平生正坐子美見誣。”思道問其故，公曰：“今人飯客，飲食中最美者無如饅頭食子，連日食之，如嚼木札耳。”（《太倉稊米集》卷六十六）

所謂“金陵吳思道”，乃《藏海詩話》之著者吳可。吳可詩取法杜甫，徐俯對此不以爲然，且言自己平生因杜甫被誣。其道理就像最美味的東西，連日食之，就沒有味道了。由此可知，徐俯並非否定杜甫詩，而是認爲老是學杜，就沒有新鮮感了。這正說明了徐俯何以由江西詩派重杜甫而轉向重《選》體的原因。

其實，山谷論詩雖主學古，但歸於自成一家，其學杜就是如此。徐俯詩學出於山谷，他也深諳此理。呂本中《童蒙詩訓》云：

徐師川言：作詩自立新意，不可蹈襲前人。因誦其所作《慈母溪》詩，且言慈母溪與望夫山相對，望夫山詩甚多，而慈母溪古今無人題詩。末兩句云：“離鸞只說閨中事，舐犢那知母子情。”（《呂氏童蒙訓》，見《宋詩話輯佚》）

“作詩自立意，不可蹈襲前人”，這是山谷論詩的主張。由這種主張，無論是學杜還是學山谷，其最終的歸結還是自成一家。周輝《清波雜誌》卷五云：

公視山谷爲外家，晚年欲自立名世，客有贊見，甚稱淵源有自，公讀之不樂，答以小啓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諸水濱，斯道之大域中，我獨知之濠上。”及觀序脩水集造車合轍之語，則知持此論舊矣。

由此知，徐俯不僅感到應該走出杜甫的束縛，也應該走出山谷詩學而開闢新的詩學天地。

二、意有所屬

黃山谷論詩重意的問題，主張意有所屬。《與徐師川書》之二（崇寧元年）云：

所寄詩，正忙時讀數過，辭皆爾雅，意皆有所屬，規模遠大。自東坡、少游、陳履常之死，常恐斯文將墜。不意復得吾甥，真頹波之砥柱也。（《黃庭堅全集》第二冊《正集》卷十九）

所謂“意皆有所屬”，指的是詩歌必須有要表達的意，而且此意必須是詩人自己所要表達的思想情感。黃山谷《論作詩文》云：

吟詩不必務多，但意盡可也。古人或四句兩句便成一首，今人作詩徒用三十五十韻，子細觀之，皆虛語矣。（《黃庭堅全集》第三冊《別集》卷十一）

在這段文字中，山谷強調詩歌一定要表達詩人自己的意。他批評今人詩長達三十、五十韻，卻不能表現自己之意，即意無所屬，所以是“虛語”。以“意有所屬”為標準，山谷稱讚陳師道的詩歌。其《與王立之》之三云：

小詩若能令每篇不苟作，須有所屬乃善，頃來詩人惟陳無已得此意，每令人歎服之。（《黃庭堅全集》第三冊《外集》卷二十一）

黃庭堅稱讚陳師道、徐俯詩意皆有所屬，這意味着做到這一點並非易事，亦有

意不屬者。徐俯亦曾論及此：

徐師川云：爲詩文常患意不屬，或只得一句，語意便盡，欲足成一章，又惡其不相稱。師川云：但能知意不屬，則學可進矣。凡注意作詩文，或得一兩句而止。若未有其次句，即不若且休養銳，以待新意。若盡力，須要相屬。譬如力不敵而苦戰，一敗之後，意氣沮矣。（《呂氏童蒙訓》，見《宋詩話輯佚》）

徐俯這裡不只提出了意不屬的問題，也提出了解決的辦法，就是不要強作，停下來等待新意。

三、對景能賦：從貶物象到重物象

黃庭堅論詩有“遇境而生，便自工”之說。《山谷別集》卷六《論作詩文》云：“文章惟不構空強作，詩遇境而生，便自工耳。”所謂“遇境而生”，是說詩人作詩由某種外境的觸發而興感，產生創作衝動；“構空強作”，是說沒有外境的感發觸動，沒有創作衝動，憑空勉強而作。不構空強作與遇境而生，實際說的是同一意思。因此，《王直方詩話》引述黃庭堅此文時稱：“山谷論詩文，不可鑿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把黃庭堅的詩與文分說換爲詩文合說。

山谷此論實是來自禪家“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之說¹⁰，《跋翟公巽所藏石刻》云：

翟公巽所藏古石刻甚富，然有數種妙墨獨未入篋中，何邪？……它日可爲跋尾。禪家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懸想而書，不得

10 《古尊宿語錄》卷三《黃蘗（希運）斷際禪師宛陵錄》。

一二，又臂痛，才能用筆三四分耳。（《黃庭堅全集》第二冊《正集》卷二十八）

此段文字是說書法的創作必須由某種外境的觸發，產生創作的衝動，這樣寫出的字才好。所謂“懸想而書”，即是沒有外境的觸發，沒有創作的衝動而書寫，即上文所說的“構空強作”之意。黃庭堅認為，“不構空強作，遇境而生，便自工耳”，反之“構空強作”、“懸想而書”，“不得一二”，不能工。

黃庭堅主張遇境而生，不構空強作，只是闡說詩歌產生的機緣，說詩歌必須由某種情境的感發而生，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詩人一定要描繪感發自己的眼前的景象。而徐俯則進一步引申此觀念，不僅要有外境的感發，而且詩歌應該描繪這些外境景象。曾季狸《艇齋詩話》云：

東湖論作詩，喜對景能賦，必有是景，然後有是句。若無是景而作，即謂之脫空詩，不足貴也。

徐俯“對景能賦”之說來自黃庭堅的“遇境而生”，但徐俯已經不是在強調詩人創作的起因乃由外在景致引發，而是在強調詩歌應該描繪眼前的景物，即“必有是景，然後有是句”。如果詩歌脫離了眼前的景物，就是“脫空詩”。“脫空”是禪家語，如“脫空謾說”、“脫空妄語”，¹¹指言語沒有內實。徐俯借以指詩句脫離了眼前的景物，沒有實在的內容。徐俯的“脫空”說亦源自黃庭堅的“構空強作”，但黃庭堅反對“構空”，是要求作詩應該有感於外物而後發，而徐俯反對“脫空”，是要求詩歌應該描繪眼前的景物。呂本中《童蒙詩訓》載：“徐俯謂：詩豈論多少，只要道盡眼前景致耳。”這正是主張詩歌應該寫詩人當下所見之景致。

11 《古尊宿語錄》卷六《睦州（道踪）和尚語錄》。

徐俯的這種主張亦見於曾敏行《獨醒雜誌》卷四的記載：

汪彥章（按：即汪藻）爲豫章幕官。一日，會徐師川于南樓，問師川曰：作詩法門當如何入？師川答曰：即此席間盃杅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詩也。但以意剪裁之，馳驟約束，觸類而長，皆當如人意，切不可閉門合目，作鑄空忘實之想也。

徐俯說“即此席間盃杅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詩也”，即是“對景能賦”，即是“道盡眼前景致”之意。所謂“鑄空忘實”者也即是“脫空”之意。

徐俯這種主張也體現在其自身的創作中，他很善寫景。曾季狸《艇齋詩話》載：

東湖《宮亭湖》詩極佳，嘗自誦與予言：“沙岸委它白，雲林迤邐青。千山擁廬阜，百水會宮亭。”說得景物出，身在宮亭經行，方見其工。予謂此詩全似老杜。

徐俯自己認爲此《宮亭湖》詩之佳處在於“說得景物出”，即妙在寫景。而其寫景之工乃在於寫出了宮亭湖的實景，所以他說親自經行宮亭，才能體會到詩歌的妙處。這正是其所謂“對景能賦”、“道盡眼前景致”。

這種觀念同樣表現在他對詩人的評價上。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四載：

僧祖可，俗蘇氏，伯固之子，養直之弟也。作詩多佳句。如懷蘭江云“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贈端師云：“窗間一榻篆煙碧，門外四山秋葉紅。”等句，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亦不過煙雲、草樹、山水、鷗鳥而已。而徐師川作

其詩引，乃謂自建安七子，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荊公、蘇、黃妙處，皆心得神解，無乃過乎？師川作畫虎行末章云：“憶昔余頑少小時，先生教誦荆公詩。即今耆舊無新語，尚有廬山病可師。”不知何故愛其詩如是也。（《歷代詩話》本）

葛立方此所舉僧祖可詩句，皆是寫景者，他概括僧祖可的體格“不過煙雲、草樹、山水、鷗鳥而已”。這種體格正是自歐陽修以來的主流詩學所貶斥的，所以葛立方不明白何以這種體格却受到徐俯的讚賞。其實這種體格正符合徐俯的寫眼前景致的主張。

自歐陽修以來，宋代詩壇常以僅有物象之工而格卑來批評晚唐詩，欲以崇尚高格、貶斥物象來矯正晚唐詩之弊，因而貶斥物象是詩論的主流傾向。黃庭堅、陳師道等江西詩派主要人物都有這種傾向。但是，到徐俯等人開始有所變化，即又重新肯定物象的作用。這對之後的詩論有影響，如陸游《題廬陵蕭彥毓秀才詩卷後》云：

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鑿虛空。

君詩妙處吾能識，正在山程水驛中。（《劍南詩稿》卷五十）

陸游此論與徐俯是一致的。

四、中的

曾季狸《艇齋詩話》謂“東湖論詩說中的”。但在現存的徐俯的論詩材料中沒有相應的內容，因而只能利用相關材料對此加以推測性的研究論述。

黃景進先生曾指出：“中的”是射箭的術語，射箭本是儒家六藝之一，因而徐俯的“中的”說是“以儒說詩”。而“中的”的具體意思是指典故的活用。黃先生引《西齋話紀》：

古人作詩，引用故實，或不原其美惡，但以一時中的而已。如李端於郭曖席上賦詩，其警句云：“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乃比鄧通耳。既非令人，又非美事，何足算哉！凡用故事，多以事淺語熟，更不思究，率爾用之，往往有誤。（《詩人玉屑》卷七《用事》西齋話紀）

黃先生認為，所謂“中的”，“乃指典故的運用能切合作品本身的用意而言”，“當典故的運用能切合作品本身立意的要求時，稱之為‘中的’”。¹²

周裕鍇先生反對黃景進先生的說法，認為“儘管射箭可以追溯到儒家六藝，但‘中的’這一術語的大規模使用，却見於禪宗典籍”。并引《景德傳燈錄》、《碧巖錄》等禪宗典籍中的“中的”一語的用法為證，指出：“禪宗常喻語言為箭鋒，以禪旨為靶的，於言下悟得禪旨為中的。”徐俯乃《碧巖錄》作者克勤禪師的法嗣，當受其影響。周裕鍇先生進而指出，徐俯的“中的”說，“比喻學詩，應當指通過對前人詩句的語言辨析而悟得詩藝的真諦”，¹³而《西齋話紀》中所言“中的”風馬牛不相及。¹⁴“中的”在禪宗固然是比較常用的說法，但是周裕鍇先生認為禪宗“中的”說指於言下悟得禪旨，筆者以為恐也未必盡然。同樣是克勤禪師法嗣的大慧宗杲禪師也用了“中的”一說，其《答張提刑》云：

到遮裏，不用作塵勞想，亦不用作佛法想，佛法塵勞，都是外事，然亦不得作外事想，但回光反照，作如是想者，從甚麼處得來，所作爲時，有何形段，所做既辨，隨我心意，無不周旋，無有少

12 《韓駒詩論》，《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二期，P295-296.

13 《文字禪與宋代詩學》，P123.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1998.

14 《文字禪與宋代詩學》，P124.

剩……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如人學射，自然中的矣。（《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七）

在這裡，大慧宗杲禪師乃是教張暘叔提刑悟道的法門。通過宗杲所說特定的方法，經過日久月深的工夫，自然可以悟道。這種日久月深的工夫，就如人學射的過程，“中的”乃是達到的目標，是學射的結果。這種比喻並非如周裕錯先生所說的從言下悟禪旨的意思。此所謂中的，指通特定的工夫達到妙悟之境。

筆者注意到，黃庭堅也曾以射喻詩文。其《答石長卿》云：

如對策，更須熟觀班固《漢書》論事之文，論則須令有關鍵，則百發百中，如養叔之射矣。¹⁵（《黃庭堅全集·續集》卷四）

此處以養由基百步穿楊、百發百中喻作文能够抓住規律，符合要求。又黃山谷《次韻進士試卷》中有“竊發或中鵠。”之句（《黃庭堅全集》第四冊《補遺》卷一），此謂偶發或中，而非百發百中，但所謂“中鵠”者，亦指符合要求，合乎作文的規律。又《再次韻并序》云：

以俗爲雅，以故爲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鏃，
如甘蠅、飛衛之射：此詩人之奇也。¹⁶（《山谷內集詩注》卷十二）

此處以射喻詩，指詩藝的精熟，把握了詩歌藝術的規律。葛立方曾引山谷此言論論詩，《韻語陽秋》（成書於隆興元年，即一一六三年）卷三云：

15 養叔，即養由基，楚之善射者，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見《說苑》卷九。

16 出《列子·湯問》。言甘蠅善射，飛衛從其學射，紀昌又從飛衛學，後紀昌欲射殺飛衛，飛衛以棘刺之端扞紀昌之矢鏃。

作詩貴彫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黏皮骨，此所以爲難。李商隱柳詩云：“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恨其有斧鑿痕也。石曼卿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恨其黏皮骨也。能脫此二病，始可以言詩矣。劉夢得稱白樂天詩云：“郢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棄刀尺。世人方內欲相從，行盡四維無處覓。”若能如是，雖終日斲而鼻不傷，終日射而鵠必中，終日行於規矩之中，而其迹未嘗滯也。山谷嘗與楊明叔論詩，謂以俗爲雅，以故爲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鏃，如甘蠅、飛衛之射。捏聚放開，在我掌握，與劉所論，殆一轍矣。¹⁷

此處所謂“破的”，與“中的”同義。葛立方所謂“破的”，指詩歌能够寫出對象的獨特特徵。但他認爲，詩歌既要破的，也要不黏皮骨。如何能達到這種境地呢？他引用劉禹錫的論白居易的詩來說明這一問題。葛立方在《韻語陽秋》中也曾引徐俯之論，可見其對於徐氏中的說亦當知曉。黃山谷及葛立方的以射喻詩與禪學並無關係。

至於徐俯之“中的”說的由來，筆者認爲很可能既受山谷的啓發，也受到禪學的影響。

那麼，徐俯“中的”說在詩學中具體是指什麼呢？依前文引述的黃景進先生的說法，指典故的運用能切合作品本身的用意；而周裕鍇先生則認爲是指通過對詩中語句的辨析而悟得詩藝的真諦。我們不妨再看看當時人的說法。

陳正敏《遜齋閑覽》云：

17 按：此條自首至“始可與言詩矣”，郭紹虞先生《宋詩話輯佚》據《名賢詩旨》、《詩話類編》將之輯入《王直方詩話》，實則《名賢詩旨》、《詩話類編》乃是來自《詩人玉屑》卷五“不可露斧鑿粘皮骨”條，然此條沒有標出處，此下又有一條“不可粘皮著骨”，乃標明出《王直方詩話》，《名賢詩旨》、《詩話類編》以上條亦出自《王直方詩話》。郭紹虞先生未注意到《詩人玉屑》，故將之輯入，而漏輯《詩人玉屑》另一條。

唐人題西山寺詩云：“終古礙新月，半江無夕陽。”人謂冠絕古今，以其盡得西山之景趣也。金山寺留題者亦多，而絕少佳句。惟“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又“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爲人傳誦，要亦未爲至工，若用之於落星寺，有何不可乎？熙寧中荆公有句云：“天末海門橫北固，烟中沙岸似西興。”尤爲中的。（《詩人玉屑》卷十七《半山老人》引）

此處所謂中的，乃指寫景賦物能够切合對象之特徵。陳正敏認爲唐人題西山寺一聯詩所以冠絕古今，因爲其“盡得西山之景趣”，即切合西山寺之特點。其後兩聯移題他處亦無妨，未能切合對象之特徵。而陳正敏所以最推崇王安石之一聯，正是因爲王氏詩能够切合對象之特徵。這正是陳正敏所謂“中的”的含義。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陳正敏此書：“皇朝陳正敏崇觀間撰。”據此，該書撰於崇寧（一一〇二——一一〇六）、大觀（一一〇七——一一一〇）年間。

嚴有翼《藝苑雌餘》中亦有“中的”之論：

杜陵《謁玄元廟》，其一聯云：“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蓋紀吳道子廟中所畫者。徽宗嘗製哲廟挽詞，用此意作一聯云：“北極聯龍袞，西風拆鴈行。”亦以“鴈行”對“龍袞”，然語意中的，其親切過於本詩，茲不謂之奪胎可乎？不然，則徒用前人之語，殊不足貴。蘇子美云：“峽束滄淵深貯月，巖排紅樹巧裝秋。”非不佳也，然正用杜陵“峽束滄江起，巖排石樹圓”之句耳，語雖工而無別意。（《藝苑雌黃》卷八“奪胎換骨”）

嚴氏《藝苑雌黃》作於高宗紹興年間（一一三 一 一一六二）。¹⁸ 此段文字

18 郭紹虞《宋詩話輯佚》P175. 中華書局，北京，1979.

裡以“中的”來評論對杜詩的借用，如果能夠借用杜甫之詩語確切地表現自己的意思，乃是中的。

聯繫以上諸家對“中的”一語的用法，筆者推測：徐俯論詩所使用的“中的”大概即是指詩語能夠準確表現對象的特徵。因為徐俯主張對景能賦，所以中的應包括描寫自然景物能切合景物自身的特徵，當然也包括用典能夠切合作者自己所要表現的對象特徵。“中的”，對於詩人來說是一種能力；要具備這種能力，需要工夫，需要悟，所以就這方面言，“中的”也可以包涵周裕鍇先生所說的悟的意思。

主要引用書目

- (1) 《宋史》，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本。
- (2)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中華書局，1956年。
- (3) 楊仲良《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台灣文海出版社。
- (4) 阮元《續資治通鑑》，中華書局。
- (5) 葉聯芳纂修《沙縣志》，明嘉靖二十四年刻本，中國書店出版《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三三，1992年。
- (6) 余之楨修、王時槐纂《吉安府志》，萬曆刊本，中國書店《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三〇，1992年。
- (7) 錫德修、石景芬等纂《同治饒州府志》，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
- (8) 《同治上饒縣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
- (9) 宋載興編輯、陳大漉校正、宋紹泉重刊《宋陳忠肅公年譜》，《北京圖書館珍本年譜叢刊》第21冊。
- (10)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宋人年譜集目 / 宋編宋人年譜選刊》吳洪澤編，巴蜀書社，1995年。
- (11) 宋、釋蘊聞編《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正藏》第四十七卷。
- (12) 《續傳燈錄》，撰者不詳，《大正藏》第五十一卷。

- （13）晁公武《郡齋讀書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14）吳曾《能改齋漫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15）李廌《師友談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16）呂本中《呂氏童蒙訓》，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17）曾敏行《獨醒雜誌》，知不足齋叢書本。
- （18）陸游《老學庵筆記》，津逮秘書本。
- （19）周輝《清波雜誌》，知不足齋叢書本。
- （20）王明清《揮塵錄》，津逮秘書本。
- （21）朱熹《朱子語類》，中華書局排印本。
- （22）王應麟《困學紀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23）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二四冊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 （24）《黃庭堅全集》，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
- （25）李彭《日涉園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26）向子諲《酒邊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27）綦崇禮《北海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28）劉一止《苕溪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29）程俱《北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30）晁公溯《嵩山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31）韓駒《陵陽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32）洪朋《洪龜父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33）張元幹《蘆川歸來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34）周必大《文忠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35）張綱《華陽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36）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四部叢刊》本
- （37）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38）孫覿《鴻慶居士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39) 《王直方詩話》，《宋詩話輯佚》本。
- (40) 呂本中《童蒙詩訓》，《宋詩話輯佚》本。
- (41) 嚴有翼《藝苑雌黃》，《宋詩話輯佚》本。
- (42) 曾季狸《艇齋詩話》，琳琅秘室叢書本。
- (43) 葛立方《韻語陽秋》，《歷代詩話》本。
- (44) 劉克莊粽，適園叢書本。
- (45) 《詩人玉屑》，中華書局，1959年。
- (46) 傅璇琮《黃庭堅和江西詩派卷》，中華書局，1978年。
- (47) 周裕鍇《文字禪與宋代詩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